

歷代詩話續編

藝苑卮言卷四

吳郡王世貞元美著

無錫丁福保仲祜訂

唐文皇手定中原。籠蓋一世。而詩語殊無丈夫氣。習使之也。雪耻酬百王。除兇報千古。昔乘匹馬去。今驅萬乘來。差強人意。然是有意之作。帝京篇可耳。餘者不免花草點綴。可謂遠遜漢武。近輸曹公。

中宗宴羣臣。栢梁體。帝首云。潤色鴻業。寄賢才。又大明御寓臨萬方。和者皆莫及。然是上官昭容筆耳。內薛稷云。宗伯秩禮。天地開。長寧公主云。鸞鳴鳳舞向平陽。太平公主云。無心爲子輒求郎。閨朝隱云。著作不休出中腸。差無愧古。

明皇藻豔。不過文皇。而骨氣勝之。語象則春來津樹合。月落戍樓空。語境則馬色分朝景。鷄聲逐曉風。語氣則翠屏千仞合。丹嶂五丁開。語致則豈不惜賢達。其如高尙心。雖使燕許草創。沈宋潤色。亦不過此。

盧駱王楊。號稱四傑。詞旨華靡。固沿陳隋之遺。翩翩意象。老境超然勝

之。五言遂爲律家正始。內子安稍近樂府。楊盧尙宗漢魏。賓王長歌。雖極浮靡。亦有微瑕。而綴錦貫珠。滔滔洪遠。故是千秋絕藝。蕩子從軍。獻吉改爲歌行。遂成雅什。子安諸賦。皆歌行也。爲歌行則佳。爲賦則醜。五言至沈宋。始可稱律。律爲音律法律。天下無嚴於是者。知虛實平仄。不得任情而度明矣。二君正是敵手。排律用韻穩妥。事不傍引。情無牽合。當爲最勝。摩詰似之。而才小不逮。少陵強力宏蓄。開闔排蕩。然不無利鈍。餘子紛紛。未易悉數也。

兩謝戲馬之什。瞻冠羣英。沈宋昆明之章。問收睿賞。雖才俱匹敵。而境有神至。未足遂槩平生也。時小許公有一聯云。二石分河寫。雙珠代月移。一聯亦自工麗。惜全篇不稱耳。沈宋中間警聯。無一字不敵。特全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。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。亦不難辨也。

沈詹事七言律。高華勝於宋員外。宋雖微少。亦見一斑。歌行覺自陟健。裴行儉弗取四傑。懸斷終始。然亦臆中耳。彼所重王劇王勔蘇味道者。一以鉤黨取族。一以摸稜貶竄。區區相位。何益人毛髮事。千古肉食不

識丁人舉爲談柄。良可笑也。

杜審言華藻整栗。小讓沈宋。而氣度高逸。神情圓暢。自是中興之祖。宜其矜率乃爾。

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。便是初唐。柳葉開時任好風。非再玩之。未有不以爲中晚者。若萬楚五日觀伎詩。眉黛奪將萱草色。紅裙妬殺石榴花。真婉麗有梁陳韻。至結語。聞道五絲能續命。却令今日死君家。宋人所不能作。然亦不肯作。于鱗極嚴刻。却收此。吾所不解。又起句。西施漫道浣春紗。既與五日無干。碧玉今時鬪麗華。又不相比。

陳正字。陶洗六朝。鉛華都盡。托寄大阮。微加斷裁。而天韻不及。律體時時入古。亦是矯枉之過。開元彩筆。無過燕許。制冊碑頌。春容大章。然比之六朝。明易差勝。而淵藻遠却。敷文則衍。徵事則狹。許之應制七言。宏麗有色。而他篇不及李嶠。燕之岳陽以後。感槩多工。而實際不如始興。李于鱗評詩。少見筆札。獨選唐詩序云。唐無五言古詩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。弗取也。七言古詩。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。而縱橫有之。太

白縱橫。往往彊弩之末。間雜長語。英雄欺人耳。此段褒貶有至意。又云。太白五七言絕句。實唐三百年一人。蓋以不用意得之。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。顧失焉。五言律排律。諸家概多佳句。七言律體。諸家所難。王維李頎。頗臻其妙。卽子美篇什雖衆。隕焉自放矣。余謂七言絕句。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。俱是神品。而于鱗不及之。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。而調不甚響。子美固不無利鈍。終是上國武庫。此公地位。乃爾。獻吉當於何處生活。其微意所鍾。余蓋知之。不欲盡言也。

李杜光燄千古。人人知之。滄浪並極推尊。而不能致辨。元微之獨重子美。宋人以爲談柄。近時楊用脩爲李左袒。輕俊之士。往往傳耳。要其所得。俱影響之間。五言古選體。及七言歌行。太白以氣爲主。以自然爲宗。以俊逸高暢爲貴。子美以意爲主。以獨造爲宗。以奇拔沈雄爲貴。其歌行之妙。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。太白也。使人慷慨激烈。歔歔欲絕者。子美也。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。子美多穉語累語。置之陶謝間。便覺傖父面目。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。五言律。七言歌行。子美神矣。七言律。

矣。五七言絕。太白神矣。七言歌行聖矣。五言次之。太白之七言律。子美之七言絕。皆變體。間爲之可耳。不足多法也。

太白古樂府。窈冥恂恂。縱橫變幻。極才人之致。然自是太白樂府。十首以前。少陵較難入。百首以後。青蓮較易厭。揚之則高華。抑之則沈實。有色有聲。有氣有骨。有味有態。濃淡深淺。奇正開闔。各極其則。吾不能不伏膺少陵。

高岑一時不易上下。岑氣骨不如達夫。適上而婉縟過之。選體時時入古。岑尤陟健。歌行磊落奇俊。高一起一伏。取是而已。尤爲正宗。

五言近體。高岑俱不能佳。七言。岑稍濃厚。

摩詰才勝孟襄陽。由工入微。不犯痕跡。所以爲佳。間有失點檢者。如五言律中。青門白社。青菰白鳥。一首互用。七言律中。暮雲空磧。時驅馬。玉靶角弓珠勒馬。兩馬字覆壓。獨坐悲雙鬢。又云。白髮終難變。他詩往往有之。雖不妨白璧。能無少損。連城觀者。須略玄黃。取其神檢。孟造思極苦。旣成。乃得超然之致。皮生擷其佳句。眞足配古人。第其句不能出五

字外。篇不能出四十字外。此其所短也。

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。佳甚。非兩馬字犯。當足壓卷。然兩字俱貴難易。或稍可改者。暮雲句馬字耳。

李頎花宮僊。梵物在人亡。二章。高適黃鳥翩翩。嗟君此別。二詠。張謂星軺計日之句。孟浩縣城南面之篇。不作奇事麗語。以平調行之。却足一倡三歎。

于鱗選老杜七言律。似未識杜者。恨曩不爲極言之。似非忠告。

青蓮擬古樂府。以已意已才發之。尙沿六朝舊習。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。少陵自是卓識。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。

謝氏俳之始也。陳及初唐。俳之盛也。盛唐。俳之極也。六朝不盡俳。乃不自然。盛唐俳。殊自然。未可以時代優劣也。

七言絕句。盛唐主氣。氣完而意不盡工。中晚唐主意。意工而氣不甚完。然各有至者。未可以時代優劣也。

遠公遁跡廬山岑。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。不惟聲調不諧。抑亦意義無

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。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。今爲開士幽居之地。開士見佛書。

盛唐七言律。老杜外。王維。李頎。岑參耳。李有風調而不甚麗。岑才甚麗而情不足。王差備美。

六朝之末。衰颯甚矣。然其偶儷頗切。音響稍諧。一變而雄。遂爲唐始。再加整栗。便成沈宋。人知沈宋律家正宗。不知其權輿于三謝。豪鑰于陳隋也。詩至大曆。高岑王李之徒。號爲已盛。然才情所發。偶與境會。了不自知其墮者。如到來函谷。愁中月。歸去蟠溪。夢裏山。鴻鴈不堪愁裏聽。雲山況是客中過。草色全經細雨濕。花枝欲動春風寒。非不佳致。隱隱逗漏錢劉出來。至百年強半。仕三已。五畝就荒天。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。吾故曰。衰中有盛。盛中有衰。各含機藏隙。盛者得衰而變之。功在創始。衰者自盛而沿之。弊繇趨下。又曰。勝國之敗材。乃興邦之隆幹。熙朝之佚事。卽衰世之危端。此雖人力。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。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。嚴滄浪取崔司勛黃鶴樓。爲七言律壓卷。二

詩固甚勝。百尺無枝，亭亭獨上。在厥體中，要不得爲第一也。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。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。如織官錦，間一尺繡，錦則錦矣。如全幅何。老杜集中，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，結亦微弱。玉露凋傷，老去悲秋，首尾勻稱，而斤兩不足。昆明池水，稷麗沈切，惜多平調。金石之聲，微乖耳。然竟當於四章求之。

李于鱗言唐人詩句，當以秦時明月，漢時關，壓卷。余始不信。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，旣而思之，若落意解，當別有所取。若以有意無意可解，不可解間求之，不免此詩第一耳。

有一貴人時名者，嘗謂予少陵僉語，不得勝摩詰。所喜摩詰也。予答言：恐足下不喜摩詰耳。喜摩詰又焉能失少陵也。少陵集中，不啻有數摩詰，能洗眼靜坐，三年讀之乎。其人意不懌去。

峨眉山月半輪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發清溪向三峽，思君不見下渝州。此是太白佳境。然二十八字中，有峨眉山、平羌江、清溪、三峽、渝州，使後人爲之，不勝痕跡矣。益見此老鑪錘之妙。

摩詰七言律。自應制早朝諸篇外。往往不拘常調。至酌酒與君一篇。四聯皆用仄法。此是初盛唐所無。尤不可學。凡爲摩詰體者。必以意興發端。神情傳合。渾融疎秀。不見穿鑿之跡。頓挫抑揚。自出宮商之表。可耳。雖老杜以歌行入律。亦是變風。不宜多作。作則傷境。

孟襄陽欲尋芳草去。惜與故人違。林花掃更落。徑草踏還生。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。邑有流亡愧俸錢。雖格調非正。而語意亦佳。于鱗乃深惡之。未敢從也。

太白鸚鵡洲一篇。效顰黃鶴可厭。吳宮晉代二句。亦非作手。律無全盛者。惟得兩結耳。總爲浮雲能蔽日。長安不見使人愁。借問欲棲珠樹鶴。何年却向帝城飛。

太白不成語者少。老杜不成語者多。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歎之類。凡看二公詩。不必病其累句。不必曲爲之護。正使瑕瑜不掩。亦是大家。

七言排律。創自老杜。然亦不得佳。蓋七字爲句。束以聲偶。氣力已盡矣。又欲衍之使長。調高則難續。而傷篇。調卑則易冗。而傷句。合璧猶可。貫

珠益艱。

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。而譏少陵云。詩刺淫亂。則曰。離離鳴鴈。旭日始旦。不必曰。慎莫近前。丞相嗔也。憫流民。則曰。鴻鴈于飛。哀鳴嗷嗷。不必曰。千家。今有百家存也。傷暴斂。則曰。維南有箕。載翕其舌。不必曰。哀哀寡婦。誅求盡也。叙饑荒。則曰。牂羊羶首。三星在罍。不必曰。但有牙齒存。所堪骨髓乾也。其言甚辯。而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。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。不盡含蓄也。語荒而曰。周餘黎民。靡有子遺。勸樂而曰。宛其死矣。宅人入室。譏失儀而曰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遄死。怨讒而曰。豺虎不受。投畀有昊。若使出少陵口。不知用脩何如貶剝也。且慎莫近前。丞相嗔。樂府雅語。用脩烏足知之。

劉隨州五言長城。如幽州白日寒語。不可多得。惜十章以還。便自雷同。不耐檢。

錢劉並稱故耳。錢似不及劉。錢意揚。劉意沈。錢調輕。劉調重。如輕寒不入宮中樹。佳氣常浮仗外峯。是錢最得意句。然上句秀而過巧。下句寬。

而不稱。劉結語。匹馬翩翩春草綠。邵陵西去獵平原。何等風調。家散萬金。酬士死。身留一劍。答君恩。自是壯語。而于鱗不錄。又所未解。

李長吉師心。故爾作怪。亦有出人意表者。然奇過則凡。老過則穉。此君所謂不可無一。不可有二。

韋左司平淡和雅。爲元和之冠。至於擬古。如無事此離別。不如今生死語。使枚李諸公見之。不作嘔耶。此不敢與文通同日。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。豈知詩者。柳州刻削雖工。去之稍遠。近體卑凡。尤不足道。

韋左司。今朝郡齋冷。是唐選佳境。

韓退之於詩。本無所解。宋人呼爲大家。直是勢利。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。似得一斑。

退之海神廟碑。猶有相如之意。毛穎傳。尙規子長之法。子厚晉問。頗得枚叔之情。段太尉逸事。差存孟堅之造。下此益遠矣。

子厚諸記。尙未是西京。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。梓人傳。柳之懿乎。然大有可言。相職居簡握要。收功用賢。在於形容梓人處。已妙。只一語結束。

有萬鈞之力可也。乃更喋喋不已。夫使引者發而無味。發者冗而易厭。奚其文。奚其文。

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。用語流便。使事平妥。固其所長。極有冗易可厭者。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。意在警策痛快。晚更作知足語。千篇一律。詩道未成。慎勿輕看。最能易人心手。

連昌宮辭似勝長恨。非謂議論也。連昌有風骨耳。玉川月蝕。是病熱人囁語。前則任華。後者盧仝馬異。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。博酒食者。

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。如孟浩然。微雲澹河漢。疎雨滴梧桐。楊汝士。昔日蘭亭無豔質。此時金谷有高人。尉遲斥。夜夜月爲青塚鏡。年年雪作黑山花。每恨不見入集中。楊用脩嘗爲青塚黑山補一首。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。乃稱爲用脩得意語。可笑。

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。時稱元白。元卒。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。遂稱劉白。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。早白海中僊。果子生遲。沈舟側畔千帆過。病樹前頭萬木春。以爲有神助。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。白又時時頌李

頡渭水自清涇至濁。周公大聖接輿狂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。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。一條界破青山色。極是惡境界。白亦喜之。何也。風雅不復論矣。張打油。胡打鉸。此老便是作俑。

劉禹錫作詩。欲入錫字。而以六經無之。乃已。不知宋之間已用押韻矣。云馬上逢寒食。春來不見錫。劉用字謹嚴。乃爾。然其答樂天。而有筆底心猶毒。杯前膽不豚。豚呼關反。此何謂也。

欵頭詩。目連變。破船。衛子如廁。失猫。白日見鬼。固是謔語。然亦詩之病。元輕白俗。郊寒島瘦。此是定論。島詩獨行潭底影。數息樹邊身。有何佳境。而三年始得一吟。淚流如并州。及三月三十日二絕。乃可耳。又秋風吹渭水。明月滿長安。置之盛唐。不復可別。

昔人有言。元和以後。文士學奇於韓愈。學澁於樊宗師。歌行則學放於張籍。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。學淺易於白居易。學淫靡於元稹。俱謂之元和體。

絕句。李益爲勝。韓翃次之。權德輿。武元衡。馬戴。劉滄。五言。皆鐵中錚錚。

者。猿啼洞庭樹。人在木蘭舟。真不減柳吳興。迴樂峯一章。何必王龍標李供奉。

可憐無定河邊骨。猶是深閨夢裏人。用意工妙至此。可謂絕唱矣。惜爲前二句所累。筋骨畢露。令人厭憎。葡萄美酒一絕。便是無瑕之璧。盛唐地位。不凡乃爾。

劉駕馬上續殘夢。境頗佳。下云。馬嘶而復驚。遂不成語矣。蘇子瞻用其語。下云。不知朝日昇。亦未是。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。愈墜惡道。

杜詩善本勝者。如把君詩過日。作把君詩過日。愁對寒雲雪滿山。作愁對寒雲白滿山。關山同一照。作關山同一點。娟娟戲蝶過閑幔。作娟娟戲蝶過開幔。曾閃朱旗北斗閑。作曾閃朱旗北斗殷。祇緣貧病人須棄。作不知貧病關何事。握節漢臣迴。作禿節漢臣回。新炊間黃粱。作新炊聞黃粱。又麗人行。珠壓腰袂穩稱身。下有足下何所着。紅渠羅襪穿鐙銀。皆泓渟有妙趣。

天闕象緯逼。當如舊字。作天闕閱。咸失之穿鑿。

王勃河橋不相送。江樹遠含情。杜荀鶴承恩不在貌。教妾若爲容。皆五言律也。然去後四句作絕。乃妙。天寶妓女唱。高達夫開篋淚沾臆。本長篇也。刪作絕唱。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。乃六句詩也。亦刪作絕。俱妙。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。朱氏欲去謝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。吾所未解耳。

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。人情翻覆似波瀾。白首相知猶按劍。朱門先達笑彈冠。草色全經細雨濕。花枝欲動春風寒。世事浮雲何足問。不如高臥且加餐。岑嘉州。嬌歌急管雜青絲。銀燭金尊映翠眉。使君地主能相送。河尹天明坐莫辭。春城月出人皆醉。野戍花深馬去遲。寄聲報爾山翁道。今日河南異昔時。蘇子瞻。我行日夜見江海。楓葉蘆花秋興長。半淮忽迷天遠近。青山久與船低昂。壽州已見白石塔。短棹又轉黃茅岡。波平風軟望不到。故人久立天蒼茫。八句皆拗體也。然自有唐宋之辨。讀者當自得之。

岑參李益詩語不多。而結法撰意。雷同者幾半。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

多益辦耳。

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。勝陸士衡三荆歡同株。此語大曠大曠。陸是選體中常人語。許是近體中小兒語。豈可同日。

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。見駱賓王集。落花一歌。見劉希夷集。所載老僧及害劉事。余已有辯矣。若究其詞氣格調。則靈隱自當屬宋。落花故應歸劉。

盧照隣語。如衰鬢似秋天。駱賓王語。如候月恒持滿。尋源屢鑿空。絕似老杜。

僧皎然著詩式。跌宕格二品。一曰越俗。一曰駭俗。內駭俗引王梵志詩。天公強生我。生我復何爲。還你天公我。還我未生時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。何以駭爲。

杜紫微掄擊元白。不減霜臺之筆。至賦杜秋詩。乃全法其遺響。何也。其詠物如僊掌月明孤影過。長門燈暗數聲來。亦可觀。

唐自貞元以後。藩鎮富強。兼所辟召。能致通顯。一時游客詞人。往往挾